

自醫院暫歸宿舍。桌上忽有一信。取視之。梅芬所寄。亟拆閱之。又令我失望之餘。放聲欲哭。蓋吾友之絕命書耳。其文不忍卒讀。其意殆因抵家而母已死。故以身爲母殉也。嗟嗟吾友。河干一別。永無再見之期。此豈始願所及。而吾友一別高堂。竟成永訣。又豈彼始願所及耶。然而吾友逝矣。彼之別恨。已與白骨同埋。余則此恨悠悠。無窮期矣。！嗚呼傷哉。

金紅的魔力

老頭子。他帶了一位學生到北京去。倆都住在湖南館裏。那位學生是很愛嫖的。王老頭子對他說道。我今年六十歲了。從來對於嫖呀賭呀。不會夢見過。你如今年輕輕地。到了北京。便要出去逛甚麼胡同。我既然受了你老子的囑托。不能不干涉。學生聽了。祇得點頭稱是。是不敢多說。後來同鄉又來了一位朋友。和他們師生倆都很熟識。知道他不准學生打茶圍。便暗中設了一條計策。一天急忙走來告訴老頭子道。你的學生又到韓家潭某家去了。我們勸他他不肯回來。還是請你老先生自己去走輪船罷。老頭子聽了大怒。立刻就同這位朋友跑到韓家潭去。誰知到了那邊。并不見他學生的影兒。正想轉身回寓。却被一個妓女名叫金紅的拉住他。他到這時也似乎有點心動。受了許多的軟語溫香。樂不可支。半推半就就在那邊睡了一晚。當那晚臨睡的時候。金紅要求他把鬍子先剃了。然後准他真個銷魂。他也遵照辦理。到第二天跑回來。向他的學生大罵道。你這東西。不聽我的說話。天天跑到堂子裏去。害得我昨天去找你。又走錯了路。在旅館歇一晚。今天才得回來。學生慢慢地問他道。你的鬍子那裏去了。難道也是爲找我弄了去麼。老頭子正不好答話。恰巧昨天同他去的朋友來了。把他的行爲都宣布出來。從此天天要想打茶圍。有時還要拉他的學生。同去。到後來幾乎不肯回家。錢用光了。學生催促他才回去的。臨去的時候。做了一付對聯送給金紅。聯語是「金瓶梅

十分春色。紅樓裏一縷痴情”這位金紅的魔力真不小了。

的。所以人家都可惜他。但是他自己却毫不介意。他自已常說。家有良田千頃。不如薄技隨身。我但有丁本領。和我有金錢有何分別。所以他總勤動懇懇的在學校裏讀着書。不肯有一刻兒功夫丟掉。因為他以為如此才可以求得真實的本領。如此才可以把本領去賺金錢。

不多時。他高等小學畢業了。依了他的志願。自然再要進中學去。但是他的環境萬萬不能再讓他走上前去。倘便要上前走。便要錢用。他現在沒有錢。怎能再走上前去。罷了罷了。他終久屈服在金錢勢力之下了。

和他同校的一個富家子弟。平素很是傲視。就住在他家的隔壁。有一天。他倆偶然碰着了。那富家的子弟問他說。你為何不讀書了。他立刻很羞慚的逃開去。然而遠遠聽得那富家子弟正高聲的笑着說。本來這種窮小子。怎配讀什麼書。

他在家裏。偶然把書翻翻。又看見那兩句格言了。家有良田千頃。不如薄技隨身。他看了很刺激的。連忙把書丟在地上。恨恨聲的說道。欺我欺我。良田是金錢去換的。薄技難道不要金錢去換的麼。

清季元和陸鳳岸。爲禁煙大臣。辛亥春。乞假回蘇。攝盛。道經溫嶺。徧詣各當道士紳。至華商某銀行。其總理忘陸職守。竟請陸升坐煙榻。陸以行在租界。無可如何。坐片刻即辭出。一詩有禁煙大臣坐煙榻之笑談云。

小說日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廿一日
癸亥年二月初五日
星期三

星期三

大品

發行 徐枕亞
編輯 盧父
編輯 郭元覺
廣告 孫緯才
增刊 許廬父兼
主任 許廬父兼

真正國貨淨素衛生調和精品素精價廉物美上海北京路郭貽里大純公司發售

上海電機絲織公會 敬啟者年來絲價昂貴我業貨價每加終不敷本今庚辰原料之貴尤為歷來所僅有在存底已枯來春原料必竭營業勢必更加困難爰集同業籌議決於癸亥年元旦起各貨價格一概加足一分細區區核計雖與成本相差尙遠乃為招徠顧客起見而仍格外克己也用特登報通告

小說日報彙刊第二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爲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第二集（三十一號至六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費）通用書出無多欲得者幸勿自誤（三集續出） 本報發行部謹啓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illegible]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 一 百 號

◀分三洋大售張三日今▶

本設上海交通路一三號華局電話中六七
社立海運中百清書內話央五九

封面長	廣	告	刊	例
行三行	起碼每	日每行	大洋六	角中縫
		同普通	長行每	後幅短
		行四角	行每字	四厘長
			期面議	
印刷	者光	明印	刷所	上海
			派克	路中
			八十	九號



小說

(續)

然而銷場。要算紅雜誌。半月還要居其次哩。近來新出的心聲雜誌。銷路到也不壞。禮拜六出的時候。銷路很旺。可現在。大大退步了。星期也是如此。我聽見說。星期全用白話。新的人因為他沒有符號。不要看。舊的人因為他沒有文言。也不要。這本雜誌。我們從前銷過五六本。現在連一本都銷不到。我道。別的雜誌如何。他道。別的雜誌。如游戲世界。小說新報。價值太貴。銷路不免滯些。小說世界定價的人很多。大概是價值便宜。緣故。戲雜誌銷路也還好。然而定價的人很少。而且他標明六期取洋一元。而另賣的價錢。忽而三角。忽而四角。這地方不免受了些影響。最奇怪要算小說月報了。從前我們連定閱者終有百數十本一期可銷。現在只有五六本了。幸而商務本錢大。要是別家。恐怕早已要停止了。我道。志的文字。究竟文言和白話怎樣。他道。不論文言白話。終要做得好。纔有銷路。不過全用白話。和全用文言。都不大興。照我看起來。第一。做文章的人。名字須要叫得響。第二。封面和梓板。須要講究。第三。材料要熱鬧。第四。不可全用文言。也不可全用白話。還有一樣。詩文現在雖然不行了。但是看雜誌的人。都是商鋪夥計。和學堂學生的人較多。雖然有一部份人。喜歡新學問的。然而喜歡看舊式詩文的人。也不少。而且喜歡新學問的人。他們都愛看新式的小說。那末現在紅雜誌一類的書。只可算是舊的文字。專門供給

新車最佳禮品

特別新車

大前門香烟

總經理

小說

土棍

瘦鴻

陸阿大是鄉下一個窮人。性子極無賴。因為在家裏沒有事做。前年才到上海去找着一片商店裏頭服役的職務。他去了十幾天。就曉得這商店是秘密售煙的處所。每天總有數千元的交易。阿大看見他們的錢進出很容易。他也拿錢看輕了。心不知足。還嫌辛勞少。要增加。役務不去勤勞。夜頭還要出去和同儕賭錢。主人曉得他如此。屢次要歇除他。後來經朋友轉圓了。暫在這店裏吃混飯。阿大知道這樣時勢不妙。決難久留的了。有一天他店裏來了一個大顧客。買煙土二千餘元。顧客將買的煙土。全數寄存他的棧房裏。說明過三五日來取。這天夜頭。阿大心起不良。將那寄存的煙土。還偷現金千餘元。盡行裝入箱籠裏。連夜乘輪回家去了。當時那鴉片何以未被海關查出呢。因為錢可通神。只要花幾個錢。就可安然無事了。阿大偷的煙土。不便久藏在家裏。想賣去。苦沒有此大受主。又不妨向開煙燈的去兜售。他想到鄰近的某甲。和他很知己。不妨去托他代銷。這個某甲是該地的土棍。嗜好極大。因為和當地董事有交誼。才好朋比為好。他的黨羽四處佈滿。視鄉民好比魚肉。貧的受了屈。沒錢不得伸理。明目張胆。自居一方之霸。鄉民看見了他。就要遠避。因他有錢有勢。鄉民也不能奈何。只好敢怒而不敢言啊。所以阿大托某甲代銷。酬煙土并現金若干。同他議定了。貨已將次售罄。適給當地的區員查出了。某甲出金請求免究。却沒幾天。陸阿大已被上海偵探捉將官裏去了。事已完全敗露。後來那區員立即革職。某甲竟逍遙法外。仍做他的舊業。一些沒事。

殉親記

奇根

「母乎母乎。兒去矣。望保重玉體。以免兒懸念也。兒去矣。……」為此言者。乃一年將弱冠之少年。而亦余曾同校同學也。少年姓夏。字梅芬。南昌人。五歲喪父。其母朱夫人。守節撫孤。冀其成立。梅芬年十五。卒業於高等小學後。迫於貧。輟學。教員某。愛其才。聞學校不收學膳費也。喜告梅芬。助以資斧。使其負笈來遊。篇首所記。即其恩別母時之叮嚀語也。梅芬與余為同級生。彼習醫而余學樂。與余性頗相投。且余對拉丁文字。得梅芬之助為多。是梅芬與余。雖友而不啻師也。梅芬來校兩年。未嘗一涉足海上諸遊戲場中。同學有邀之者。輒婉拒之。此殆其天性動謹。不習於嬉游故也。暇居無事。余二人每攜手江干。究學論世以為樂。偶及家庭瑣事。則彼之淚每潸潸如雨下。蓋念高堂慈母也。天意莫測。人事難知。一日者日之暮矣。余自外歸。入其室。不聞彼呼余之聲。驟前視之。則彼已暈倒榻上。余大驚愕。急取架上藥酒。灌之使醒。並大聲呼救。一時同學云集。而彼已漸蘇矣。長嘆一聲。放聲大哭。余急問故。彼乃取枕邊一紙示余。蓋電信也。聊聊十字云。

某校夏梅芬。母病危。速歸。

余讀竟亦為然。欲覓數語以慰之而不可得。過後思量。余誠重聯。奈何對彼流淚。重傷其心耶。立有頃。彼忽呼余而告曰。文彬弟。請弟代向校長。請一暑假。余曰。兄病尚未。……彼不待余詞畢。急附床大慟曰。弟乃欲使我為罪人耶。望速去。余知不可力勸。乃向校長處代彼請假一月。復助彼檢點行裝。翌日。送之登舟。船將起旋。余始返岸。雖船已去遠。而彼再會之聲。猶迴旋於余耳鼓。及今思之。腸欲斷矣。余歸校後。獨行踽踽。倍覺淒涼。光陰容易。轉瞬間梅芬之假期已滿。而彼尚未歸來。連去數函。而回音渺然。誠令人焦急不已。然亦無可奈何也。一日

此書爲雪間韓太仙所
著別署花也憐儂紀上

本
書
宗
旨
排
斥
金
錢
勢
力
發
揚
獨
立
精
神
言
情
已
造
高
峯
警
世
尤
稱
良
鐸
得
此
一
編
玉
梨
魂
且
瞠
乎
在
後
遑
論
其
他
全
書
十
餘
萬
言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張舍我

短篇小說集

出版預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泊菜
精美侍應周到 偷蒙惠臨自當竭
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小說集
預告版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
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一種現象與缺點而
陳述其自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
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利之感
想而歎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
撰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爲專集以饗讀者之
俟編成後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之間可出
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
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
歡迎當擇其言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
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酬之

偵探之軌範亦可作小說定價七角

是書原名棟打驚錄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契友助
天憤君逐章加苦心孤
閱者興趣著者苦心孤
謂痴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幽扶微文筆絕類聖
欺嗜痴諸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冊

發行所清華書局

文藝 癸亥 週刊

內容：名家詩文小說筆記及一切雜作小品
著作者：尤聿狂 王天恨 王受生 王九思 石君
朱天石 汪隱聲 李伊涼 范烟橋 范佩莢 范菊
高 洪麗川 金君珏 姚廣慶 施青萍 馬鵲魂 孫
弋紅 張無淨 陳獨醒 高秋莖 黃遷圃 黃傳陶
趙眠雲 蔣吟秋 戴夢鷗 戴祿源 鄭逸梅 顧明道
蘇重威 珍碧波 諸先生
定價：每份二分 全年大洋八角（現已出二期如欲
函索每期附郵票二分空函不覆）
發行所：蘇州十梓街一百廿四號元社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德國注射
聖藥六零六復發定價格外特廉診所
德國六零六復發定價格外特廉診所
臨時各埠預防秘訣並被染後各種調理法及醫治梅毒

臨摩以爲樂藝方以校事倚重不知樂藝好而且過髣也後樂古以器計辨
 使入隔樞秦隋道辛甲之際懣險阻幾死者再而樂夢抱周器佛
 齊梁經卷出入鋒刃乙卯髣來滬與道人盡發所藏觀之道人欸曰余辛
 亥所樂多尙矣樂夢好古不但過髣且過道人樂夢爲湘綺弟子治穀梁象
 通書時尙書其詩則變師法書鍾元常嗣由常入元魏又以漢人
 君天璽書其將獨步一時耶樂夢慨世變久欲從南山深處以魏書吟嘯
 自娛今南山已非昔比矣因勸其讀書甘爲雅人之奴爲之代擬其直於
 后
 壬戌冬農耨會照
 禮聯 一丈二尺二寸四分 一丈十六元 八尺十元 七尺七元
 堂幅 一丈二尺二寸四分 一丈十四元 四尺以下三元 八尺十元 七尺七元
 屏幅 一丈二尺二寸四分 一丈十二元 三尺十元 七尺七元
 壽屏 一丈二尺二寸四分 一丈十元 二尺七元 七尺六元
 收件處 上海東有恒路六三三號陽會廨四馬路震亞圖書局及各大
 紙店

十日出版月出一冊全年
十二冊 (一)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
定全年二元 (二)預定
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
精巧小鐘匣一只以爲歲
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瘦鷗
小影親筆簽字藉留紀念

此書中有
君在內
君不可不一讀
因此書凡二十年內人物之言行無
不包舉也

新語林

爲自來言情小說中所未
有亦爲枕亞生平第一驅
心著作凡閱詩詞尺牘者均
喜不閱哀樂閑書二十餘
用五號字精印一厚冊得
二百二十餘面而贈品裁
是後購買者仍絡繹於途
是書裝幀概可想見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李瀛洲先生是個忙人忙裏偷閒確喜舞文弄墨雖不是大文豪家他的文士名也很大今天你索詩文明日你要小說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他又肯推辭所以忙的乏累已極同人現爲憐他苦衷起見特給他定個稿價好算是個限制也免他勞乏了同人想愛他才學手筆的先

長短篇小說白話文每千字五元舊詩新詩每首五角論說演說
新詩間評社評等每千字三元五角小品文字諸文每千字三元
時文藝每千字二元筆記奇談每千字三元收件處北京粉房琉璃
街八十三號民生社或交上海小說日報社及東有恒路廣化
學校或交天津醒世報社

楊欽三 楊玉堂 丁梅菴 王效周
李準 申捷青 朱市隱 孫潤芝
田政臣 朱瘦竹 李蔭榮 蕭舜田

紹人 同啓

診所上海河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10

人喻先生文字淵淵作金石聲是書爲其介弟枕
金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
指印一厚冊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斷簡一束 弄翰餘譚 聯語偶錄

斷簡一束 弄翰餘譚 聯語偶錄

花旦出來的法子。因彩鳳說老七不常住在生意上。有時客人未做花頭。付了現錢。就託生意上三阿媽收着。到第二天老七來時。再交還給他。據彩鳳所見。這三阿媽倒很大方。收了錢。就放在衣櫃子內的小抽屜裏。連抽屜也從沒加鎖的。這花旦就想出一個偷竊的法子來。等着有花旦的口子。三阿媽把銀錢放好了。由這花旦約了人去碰和。故意碰到天快亮了。這班伺候的娘姨們。却有點精神不濟起來。有的立在一邊。倦眼朦朧的。有的坐在樓上。打盹兒的。於是彩鳳調度。先對一個娘姨說。時候不早。你去給一下。事情再來喊你。一個打發去了。再喊相幫出去叫局。然後由客人開口。要買點心。便好推說樓下沒人。着那個沒睡醒的娘姨。自己去買。這樣一來。就把房間裏人調遣完了。只剩了彩鳳一人。他們便紛紛動手。將所有三阿媽藏放的現洋。和幾件值錢的首飾。一捲而光。

彩鳳。似乎防人隱見的樣子。暗中却與個留意門外來往的人。只有彩鳳走來走去的。有三四次。三阿媽記在心裏。就緩緩地跑了出來。說也奇怪。過了一天。這一筆款子又不翼而飛。不曉得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三阿媽便又大吵起來。這回子老七更不客氣。和他格外的開得利害。竟說他是監守自盜。非要他賠償不可。三阿媽也沒有什麼話講。只得答應了。除將應得派帳單由三阿媽扣除外。其不敷之數。限他二日內措齊歸還。當他們大鬧時候。衆人都七張八嘴。說奇怪。一面又把那偷竊的人罵得個不成人樣兒。只有彩鳳一人坐在一邊。推說頭疼。自到後房睡覺去了。因此大家益發明白了個中情事。把彩鳳這人加意監視起來。這天晚上。老七故意着人串合彩鳳。要他打牌。彩鳳素性愛賭。那有不來之理。這裏三個人都是老七暗指指示過的。做點手脚。將彩鳳的現洋輸完了。彩鳳推說沒錢要欠。

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六十七

東越許廣父著

碰完了和。就紛紛散去。等到事情發覺出來。三阿媽身犯嫌疑。急得哭天哭地。尋死覓活。倒是老七心中有點明白。一面假意和三阿媽相罵。一面悄悄地向他。說這賊骨頭。我肚子裏已經猜着了八九分。這都不干你事。我決不怪你。但你要替我如此這樣的辦。要做得故意慌張。露點馬脚給人。你聽我不出一禮拜。這案子定會破露出來呢。三阿媽聽了。自是感激非凡。一一遵諾。過了幾天。又有一個客人去做了半打花頭。老七吸過了煙。起身臨走。對那三阿媽說。等下客人開銷下來。仍舊請你收好。可仔細點。別再像前回那樣大意了。三阿媽笑說。這個自然。這等大當。可以上得兩次三次。老七走了之後。過了幾個鐘頭。客人散席各去。主人家如數開銷清楚。三阿媽接了錢。故意着人躊躇了一回。方才故作秘密。走到小房門內。掀開被頭。輕輕地弄了一陣。又不住的向外房

這通又不答應他。彩一賭氣兒。將一張五元鈔票拿了出來。還說你們太瞧人不起了。你太這錢塊錢還拿得出。不過不高興去兌換就是了。你們真當我這錢拿不出來麼。那人得了鈔票。也不理會。就拿來收下了。轉身自去交還老七。而彩一。却有一個裁縫。拿了一塊零碎華絲葛來賣。這又是彩鳳平日說起要配這麼一塊的。當然喜之不勝。又拿出一張鈔票。叫他找了出來。把這塊華絲葛賣了。那知道這裁縫也是老七所使。老七得了兩張鈔票。併彩鳳先輸的幾塊洋錢一瞧。可不是就是那天他給三阿媽代藏的。他做下的記認兒。都赫然在目。他究竟還是好人。並不肯當衆宣布。到了晚上。沒人時候。差人把彩鳳請了去。到他小房子裏。將這兩張鈔票和英洋拿了出來。問他是那裏得來的。彩鳳聽了這話。情知此案已發。心中一跳。面上青得和什麼似的。但還要強辯道。這是上節拆帳用剩的錢。

六十八

東越許廣父著

太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



門前大英商公總代理

讀者俱樂部

正月裏大兜風

李興瑞

前月初九吾同着幾個朋友。到蘇州去游玩。火車到了蘇州車站。吾與那幾個朋友。坐着黃包車。到開門馬路。就下車步行。東看西看。不勝熱鬧。倒與上海的三四馬路差不多。但是缺少那電車汽車。我們看得悶悶的時候。忽然背後有無數的人聲鬧將起來。吾還當着那一班流氓打架。便站住了脚。回頭看去。却並不是打架。只見那些游玩的人。一個個向兩邊。分開有的在那裏大聲道好。有的在那裏拍手鼓掌。各人的眼珠兒都對着前面的一輛馬車。吾便與那幾個朋友亦向傍邊站住。細看那來的馬車。遠遠地跑將過來。只見那車是。輛白銅轎皮的雙輪小馬車。那匹馬棕黃色。身子不大不小。不高不低。背上被着粉紅綢紗的大彩球。當頭亦有一個彩球。都是大紅色的。再看那車身亦是像全新的。車內坐着二個女郎均在十八九歲的樣子。他人身上穿着極時式的皮衣服。羅裙下面。露出了兩雙高低的大英皮鞋。望之令人魄消魂散頭上的青絲髮。被風吹得如柳絲一樣的亂舞。他的面色却被風吹得變爲死白色。只是閉了口。不能再發。他的手腕。亦被風

吹得如蘿卜的樣兒。看他似乎要冷死的一樣了。吾正看的時候。背後却又連來了幾輛馬車。裏頭坐的都是年輕女郎。最後的一輛。却坐着一位半老徐娘。轉眼之間。都已風馳電走的過去了。吾也不在其意。就再與吾那朋友游玩。剛在走到民興社新戲館門口。前面却又來了幾輛馬車。大皆又是立在兩傍。看那車經過。吾便再看時。却仍是前次那幾輛車兒。坐的人亦是前見的幾個女郎及一位半老佳人。吾便心中想道。他們因何坐着馬車在此。跑來跑去是何意思。我正欲問問吾那朋友。忽然吾一個朋友。就開口道。興瑞兄。你可知道他們坐着馬車跑來跑去是做什么。吾便回說吾實不知。正要問問老哥。我友聽吾問他。他便說道。你可知蘇州人。有錢的人家到了新年裏。那奶奶小姐們都喜歡在馬路上坐着馬車兜圈子。以爲算極出風頭的。吾聽了不覺失笑道。他們這算是快活。吾想真無快樂之處。你不看見他坐在這快如飛的馬車上。那車又無車蓋。你看他們都被風吹得要冷死的樣兒。還有什麼快樂呢。吾看他們這種游玩。倒像六月裏大熱的天氣。坐了一輛極快的馬車兜風涼一樣呢。

與嚴旭旦君聯晚景句 曹雅丹
雲暗風寒欲暮天 嚴荒村蕭瑟幾家煙 曹雅丹
雁聲聲急暮鳴晚 漁舟泛泛晚風寒 曹雅丹
上殿蒼茫秋色鎖 江邊日中炎熱看何在 曹雅丹
寒翠微涼靜滿園

晚望
廣野寬然寒水清 天空長闊白雲橫
暮心欲望東山路 徒感荒村日暮情

晚坐
南窗寂寂語人稀 幽室沉沉鎖翠輝
屋裏琴書難辨讀 惟憐獨坐夜光微

宿古寺
獨眠古寺客愁多 禿筆隨揮意似醺
句未斷腸心先碎 孤燈照夢夢中過

義務通信
乙應兄鑒 俱樂部計畫卓見極是弟表同情茲將通訊處列後
沈劍淵 嘉興集街
閱報諸君鑒 僕擬徵求月份牌如願割愛者請寄至(嘉興集街沈劍淵)以小說雜誌爲報重復退還退色不收 劍淵徵求
孫綺芬先生鑒 弟現在通信處爲南匯縣立師範惟不日須赴南洋此復 顧佛影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收到之報以致致缺不全此係郵局遞寄時遺失實非本報漏寄此後倘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數本本報備有存報當即補寄一份俾成完璧特此通告即希公鑒

藝林

●●●●●
奉和徐枕亞君雜憶
●●●●●
有引

杜亞君雜憶三十首。可謂一字一淚矣。家庭之變。甚有如此。余固抱同情者。此時韵景傷播岳之私艱。無日輕愁。顧荀雲之善病。嗟余遺腹。况鮮孔懷。(余遺腹子。又無弟兄。幼歲拋家。元同寄命。他鄉涉配。莫慰慈親。看李廻秀之出妻。(見舊唐書)難能並孝。效江伯兒之殺子。(見明書)未可列旌。倏息世間。早化浮生之蝶。寄人籬下。事多彈缺之魚。(余居銀行業久。然昨得已。竊比食客爾。而頻年不幸。人尙疑有私蓄者。冤哉。)於我何辰。對君有感。偶然迸淚。率爾成詩。

鮮民生伯變家庭。啼白子規不忍聽。却怪命宮遺塞滯。堪憐身世說飄零。愁烏報竟悲難逐。孔雀飛教曲未停。念昔同心既生育。微之雲翼向亡靈。

我亦奇冤不異君。他鄉怨慕托盟

筆記

雲。作詩高叟人猶有。出屬匡章自敢云。尙幸清貧妻子在。苟存殘息友親分。死生總道尋常事。如此收塲涕淚紛。

辛酉消閒錄(十四)

永興劉畢備。自福建民政長解組後。寓居都門。謝絕應酬。著述甚富。所著易通一書。言易有六元。爲前人所未發。傳世之作也。自言於丁巳八月十五。夢登泰山。循山阜至一處。宮殿嵯峨。有一人款予坐。問予曰。子欲聞性與天道乎。吾語子。此道盡在易經中。順行逆行。皆有妙竅。吾之十翼。已明言之。惟自素以來。無人悟出。湮沒者已二千餘年矣。子可盡力研究。爲我開揚光大之。子欲叩以機械之所在。老者似已悟我意。又言曰。此間有人精究此經。子可請教。遂命侍曰。導子至一室。室以石爲之。甚古潔。案上陳古易一卷。予略爲翻閱。前列象爻。十翼附後。無注。以革編貫之。似是孔子之舊物。案側坐有一人。閉目端坐。無一言。予以爲或是顏子。侍者曰。此商瞿先生也。與君有舊。余初視之。不識其人。細認之。

詩話

●紫藤花館詩話●
青垣

遣山學東坡移居詩云。靜言爲福本。止坐一出妄。一出妄三字殊刊削。著一坐字又甚深厚。按律有罪坐。術缺爲連坐法。漢文除收擎相坐會。則此處出坐字最合。

。幽蘭云。霰雪慘清入肌。寸根如山不可移。蘭之寸根。山以擬之。何等定力。孤劍云。君不見一飢縛壯士。僵臥時自惜。等飢也。淵明曰驅。此言縛並。臻於妙也。荊棘中杏花云。京師惜花如惜玉。曉檐賣微東西家。杏花看紅不看作。十日忙煞游春車。熟極神來。不覺其調之重矣。轉成扇對。

聶夷中哀被虜婦詩。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胭脂。嗚呼。自來詞人。擢文字禍者。殆猶是矣。倘閱是詩。能無變然。元遺山論詩絕句云。金入洪爐不厭頻。精其那許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頗合鄙意。又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豈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陶侃殷許云。文章人品。分爲兩途。不相照應。安仁偶拈及耳。愚按魏文帝短歌行。居然孝子仁人。乃於子建大乖友愛。載在簡策。千載拊膺。人與文鼓。其尤者也。趙飴山著談龍錄。有云。詩以言志。今則詩特傳舍。而字句過客也。曹爲是說。洵非愛古薄今。以世儒大抵皆然。尤慨乎言之耳。詩云陳元孝。其毒愈甚文愈高。君州雀毛。闕歷之言。

大前門香烟
無心不知之最
優美之等香烟



大英商
門前大
英商
總代理
司公限有

趣談

悍妻 仿劉義慶記支道
語林事世見說新

逸梅

潛出冶游。妻心憾之。乃鞭其股。痛。廣鱗傷。不復敢出。乃踞於地。垂頭下淚。如有乞憐意。妻曰。有心愛之嬌。何苦爲吾裙底拜。倒詎問洗襪布。呼使閨闥。

醫
話

●古今名人衛生談

醫隱廬主孫緯才著

有聞神仙之說有諸。曰白日飛昇之類則未之見。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綽才按保形鍊氣四字最難。大

叢談

● 奶奶經 (十四) ●
老 耘

年老不進暗房。
生產之室。謂之音房。死人之

室。謂之黑房。新婚之室。謂之紅房。命名之人。熟思而審處。故其忌諱也愈甚。某嫗最愛女。贅婿於家。其女生產。嫗以愛故。欲進房。以迷信故。又不敢進房。天人交戰之時。適鄰區來。謂曰。萬福。切。

問路的趣聞

某甲性至滑稽。一日。候車於日

昇樓。忽有一鄉人。行色匆匆。詢甲曰。至新世界尙有多少路。甲見其傲慢無禮。遂用滑稽口吻答曰。尙有三十六丈。鄉人怪而問曰。上海之路。以丈數計耶。甲笑曰。然則貴處之路。講什麼的呢。鄉人狠快的答道。講里的呢。甲乃從容而言曰。講理的麼。那麼問路還當客氣些呢。鄉人自知失禮。惶恐而去。

却病十方
病有十可却。靜

病有十可去。靜坐觀空。覺四大
原從假合。一也。煩惱現前。以

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孽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飲受。五也。家室和睦無交謫之責。六也。衆生各有病根。常自觀察克。七也。風寒謹防。嗜慾淡薄。八也。飲食專節母多。起居務適無強。九也。寬高朋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

問以證據。鄰人

某日有某姦。見拿龍在門口。

與一面生之人絮話。此即可證也。老妻曰。如何。既有證據。可遽賜死。妾曰某日門口絮話。事誠有之。乃某店夥友來收帳。妾告以主人未歸。容後送還。渠問主人在何處甚詳。故所言有頃。老者賜其妾緩死。當去請其夥友來。適某夥友他出。答云次日來。老者于是